



漢書門
九〇八
六〇八
四四九
冊架函號類

五九
九四
冊架函號類

史記
一

内閣文庫	
番號漢	9008
冊數	4 (1)
函號	290 190

290-190



長公梅太史訂
選史記神駒

史記一書舉業最要坊刻者刪削不美是以良驥而繫維之惡
乎善茲編漏長公梅太史訂選天然步驟譬之騰黃驪果一
躍而絕塵者技也故額之曰神駒買者幸為孫陽云

史記神駒小叙

博士家冥心跌坐兀守一坐

玄虛馳廣漠指塗人告之

予遊神方外即超上乘驅

中原道不越此而不知縱擢



001-000

于陸發軔于川必不得之數
也是故士之鼓篋長鳴喬神
之神者撫乎實類神非神者
課乎虛此其大致相懸不猶
騏驥之與駑駘乎太史公司

馬氏所紀厥耒舊矣顧簡帙
浩渺不啻象緯川嶽歆一一
擷收而漁獵之則亦課虛者
埒而珍拔其尤有如
長公梅若夫然後抒其材不軼

于程七度斥七而真神自見
試儼之渥洼之產大宛之種
八駿一丈烏洵可齊驅而並
駕牝牡驪黃又其莪又耳嗟
乎彼之玄虛廣漠者豈不歆

附孫陽以見售哉卒之汗血
霜蹄昇之天廐夫亦茲編為
之羔雉也予業鉛槧丙夜篝
燈時披而閱之不自愧其弗
嫻于文漫贅數言而為之引

且以神駒名編庶幾海內同
志者執轡而御之行將瞬息
千里也
豫章表純子書于雄飛館次

史記神駒紀目

○卷之一 仁集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始皇紀

項羽紀

高祖紀

呂后紀

孝文紀

孝景紀

六國年表 序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序

漢興諸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天官書

禮書 全

樂書

律書

平準書

吳太伯

燕召公奭家

衛康叔奭家

楚奭家

越奭家

齊太公奭家

趙奭家

魏奭家

孔子奭家

外戚奭家

田敬仲完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世家

○卷之二 彙集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樗里子甘茂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卷之三 禮集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贊

田單贊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刺客列傳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淮陰列傳

○卷之四 智集

韓王信盧綰陳豨列傳

田儉列傳

樊鄴滕灌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樂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廣列傳

韓安國列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梅太史

主父偃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循吏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汲黯鄭當時列傳

儒林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丁未年

紀

之

日者臣對

帝對臣對

帝對臣對

酒吏臣對

謝林臣對

及魏漢當和臣對

非南澗山臣對

節史臣對

同馬味吸臣對

主父對臣對

梅太史訂選史記神駒卷之一

仁集

麻城梅之煥彬甫父編次
直隸孫承宗推繩父校閱
書林龍田劉大易繡梓

五帝本紀

五帝謂黃帝顓
項帝堯舜本
字從木以帝王
事為本如木有
本然後表志世
家列傳有所屬
云爾記者記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
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二篇漢
時儒者
以為非聖人之言
故多不傳學也
余嘗西至空峒山北過涿鹿
有涿
城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

仁集一

乙

語之首古所與
雅文簡意多而
斷制不苟

允雅句應前不
雅馴句

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
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廼時時見於他
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
并論次擇其言允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此篇凡為九節前四節著其事後五節斷其象第
一節言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其可徵而信莫
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耒而不載黃帝顓頊
高辛則所徵者猶有藉於他書也第二節言百家
雖言黃帝而其言不雅馴故薦紳先生難言之則
不可取以為徵也第三節言五帝德帝系姓二篇
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于宰我而漢儒者
以二書非經恐不是聖人之言故或不傳學則似
未可全徵而信也第四節言身所涉歷長老往往
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則他書之言黃帝

者亦或可徵也此四節皆著其事也第五節應第
一節言摠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尚書也謂大要
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為近於是也第六節言備載則
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第六節言備載則
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或傳耳其二篇所
甚章著頌儒者但不深考而或傳耳其二篇所
發明章著頌儒者但不深考而或傳耳其二篇所
則亦或可徵矣第七節言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
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佚若黃帝已下
之事乃時又見于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
說也又豈可以見于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
第八節言非好學深思難言儒者不傳而不能擇取而淺
見寡聞者固難為之也此四節斷其象也第九
節則結之曰余并論次擇其言允雅者故著為本
紀書首亦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并黃帝顓
頊高辛而論次之雅
者取之則其不雅
者在所不取也

周本紀

穆王名滿康王孫昭王子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父音甫誥父字也

先王謂棄與不密也父子相繼曰世

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又則威觀則玩又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周公旦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謂示以好惡鄉方
 以文禮法也脩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啓子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稷官也而
 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脩其緒脩

先王非務武二句收拾

要音腰結信服從荒又忽無常祭供日祭祀供月祀享供時享貢供歲貢

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大為民所惡于民庶民不忍訶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田也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未見先王之順祀外傳作先王也之訓有不祭則修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脩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脩名

大畢伯士大戎二君以其職未王謂嗣子以貴瑤未見王享賓服之禮以責大戎而示之兵非也

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日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未王天子曰予又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應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也敦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循也舊德而守終純固專一也言犬戎循先王舊德奉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極中也

陳錫載周言文
王布錫施利以
載成周道也

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畢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末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又敗矣。厲王不聽。卒以榮公

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諫曰。民不堪命矣。謂民不堪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相眇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障防之也。防民之口。甚為防水。又壅而潰。傷人又多。民之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斟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

無眸子曰矇。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矇。謂修理瞽史之教。

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也。以巫神。巫有勞。又知之。

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

三川涇渭洛也
西周鎬京地震
動故三川亦動

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衣
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
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
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
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曰。周將
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於
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
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為陰
所填也。陽失而在陰。在陰
下也原又塞。原塞國又亡。夫水土演

禹都陽城伊洛
所近也商人都
衛河水所經也
川竭又山崩言
水泉不潤枯朽
而崩也

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
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
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又竭。夫國又依山。川
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又山崩。若國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數起于一終于十
十則更故曰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秦始皇本紀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
 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
 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諫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
 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
 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
 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
 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諫是分天下以為三

足及其意也制
 制其變也言甚
 足且易制也

董份曰雖數語
 而簡勁雉武真
 有取天下之氣

訂選史記

十一

七

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鄆郡
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
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
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正象曰風俗通
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書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始
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主射音夜

丘喬曰青臣進
頌語甚誦佞媚
君之臣也

秦官古者重武官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
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

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
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
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李舍卒也

古今字篇中閑
鍵

吳澄曰當此時
亦知下其議始
皇未嘗拒諫亡
秦者李斯也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執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
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
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
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
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
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
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

辟音避

叠起文勢

丁集一已

仁集一

程文熙曰辨語
燔書秦欲愚其
民而不能愚陳
涉指鹿東蒲高
欲愚其君而不
能于嬰然則向
之欲愚人者今
適所以同愚耳
可不鑒歟

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
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
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守尉雜而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
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
同起行治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
城為城旦

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過秦三篇語文
極古與先秦相
上下作過秦論
因而準秦所謂
善鬪者不易拳
也但其文意三
篇如一有重襲
處耳
此篇論于嬰誼
書為下篇蓋論
秦之君臣異心
子嬰不鑒始皇
二世壅蔽之害
孤立無輔非所
以救敗也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
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
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
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耰音憂
鋤柄望屋而食橫行天下
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
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

言選史言

章邯之降因趙高用事不信任

軍行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

王離見虜遂曰耳此評恐未然

首徵叙秦之強而亂作之易知

此蓋由于嬰之不振

此段美秦自來形勢之盛諸侯

并力不能攻

豈勇力三句與上豈世二句

選對

選對

其救敗非也句此篇綱領

至是則合三主而并責之

此段承上文推本其所以亡者由於雍蔽

此段承上文推本其所以亡者由於雍蔽

此段承上文推本其所以亡者由於雍蔽

此段承上文推本其所以亡者由於雍蔽

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

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以不問遂過即文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倍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

七集一

計

此段承上文雍蔽而以周秦反覆相較辨其安危之相去

賈誼書五作王

戮汝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古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

此段總結前意社稷安安字與上安危之統安字相應

此篇論始皇蓋論書別上篇蓋論始皇先人強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守國也

收要害之都以上叙秦人并吞之始諸侯恐懼以下叙合從而攻秦

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陳良云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欲盡取也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六國之士以下
三段身一套事
為之謀通其意
制其兵詞意相
應

歷叙孝公以未
威切海內之勢
寧又動人

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
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
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
周最陳軫昭滑樓緩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
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又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秦秦又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補也即書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及至秦王以下
言秦并天下威
四海
按秦昭襄五十
二年滅西周注
衰元年滅東周
則吞二周非始
皇事矣

以弱黔首之民
管到上以愚黔
首以為固管到
上斬華為城而
誰何管到上良
將勁弩此古人

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
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
王昭王孝文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七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
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
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環堅
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
鏹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斬一

言選只言
文法令人道不
到此

作踐登也華華山也
一說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即官天下以定秦

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

牖以瓦甕也繩樞以繩係之子昨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千百之中率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

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風起句言首出
十長伯長之中
此言陳涉起事
下歷言其人微
足以懷事
自扁首至此直

叙歷代之興亡
且未着論且六
以下乃反覆詰

難
以下五小段長
短相並文勢起

伏五非字五也
字相次而下可

見古人文法
此段千回百折

反覆詰難臨後
以仁義不施一

句結住所謂古
人文字有通篇

不見主意而以
結句見之者此

篇是也
幾語總括一篇

意思而歸結之
賈生論秦成則

丁巳年
廿三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耬

棘矜鉏耬謂鉏木也棘非鈹長刃也一於句戟長鎩

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陟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又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

千有餘言而斷之曰仁義云云異也文字甚妙但非至當之論蓋儒者以攻尚譎詐而守尚仁義故也此篇論二世誼書為中篇蓋論秦民嚮風望治二世不主正先帝之過重之以無道非所以正傾也莫不虛心仰上每下莫不傾心現政俱應斐去卿風句按誼書保是其所以取之也文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無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

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自首至此泛言天下傾心於秦而秦務暴虐不行仁義故至於傾危云

七段方着二世言天下引領現政易於為仁鄉使以下即為仁之易也

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術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裋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也。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磬。又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以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

以上十小段文
法變換使天下
以下繼承之

此段言二世不
能行仁重拂天
下之心故卒至
於危亡

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
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
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
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
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為道壞。宗廟與民更
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
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
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
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

此段總結上意

下安危字直
應前安危之本
句

正傾非也句此
篇綱領

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
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
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
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又無
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
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
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陶頃系於重牢。已破項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初宋象所造。齊
使者高陵君頭在楚軍。見楚王曰。宋象論武信君之
軍。又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故地可謂

以上十小段
法更使天下
以下皆承之

正則非也曰此

此則非也曰此

此則非也曰此

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
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制脩行各慎其身
寒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
所非也吳二女之說也處唯恐有變雖有校相之民
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侖天下良不象計楚絲皆五
嚳熱之烟矣姑曰安月下與許表而或月良與否非
必月之敵絲在安之而曰天下報亦許之曰天無
昔其月或也姑求王良欲然之變味谷立之楚吳以
此法之贊不蘇公或之真奮晉外大率而天下嚳熱
惠報苦之實始不安其對姑是博也吳以刺志不困

項羽紀贊

宋義因項梁軍
驕策其及敗智
矣及救趙時強
秦在前猛羽在
內而飲酒高會
得非驕甚乎而
坐此以亡古云
善視者不自見
其隸信矣

楊慎曰將驕又
敗亦不待宋義
能知高陵以書
生張荒口語可
謂知兵義帝之
不振高陵為之

項梁大破秦軍。斬李由。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
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顛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
軍又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
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歿。章邯已破項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初。宋義所遇齊
使者高陵君。顛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
軍又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

丁晏

二集

十六

真倒係補少孫
升降之也原樂
非角所誦已故
不錄

房中
十九章

令作口李延生以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
講習讀之迺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言是死言社馬也

董份曰宋義之謀即亞夫委梁于吳楚之說然吳楚縣合兵戰梁地勢不可久而梁力足與序故亞夫策之而勝今諸侯烏合不可以當梁而秦自戰其地久則兵益而勢甚故羽以為不如連攻兵机得失同事異形决於

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蝱蝱大在外，蝱小在內，頽師其內，蝱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又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

董髮

羽言趙舉秦強國兵新破皆事實感激非空談也

穆文熙曰楚王拜義為大將亦甚輕易羽于此時又有不卒之意故于救趙時竟斬之也豈獨以其進留也哉

丁吳公已申句

仁集一

十七

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作半駟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稗半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又舉趙，又舉而秦彊，何故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

言通史言不專

倪思曰羽殺上將軍項上將軍軍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沉舟誓衆非無本末者後人效為之非也

茅坤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吳澄曰下三無不字與起精神麥約言曰羽殺項莫敢枝梧羽救鉅鹿諸侯莫

敢縱兵已破秦軍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俱連下莫敢字而羽當時威猛宛然如見

劉辰翁曰一傳叙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暴言其驟也與亡二字相應

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

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趙恒曰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者欲闕秦趙而承其敝也遣子相齊者欲結連齊之援也當時秦兵強宋義計未為左然能知羽之貪猛不可使而不能為之備所以卒為羽殺也羽之殺宋義公後亦以其矯殺卿子冠軍為罪又曰項羽乃悉引兵渡云還心羽平生只此長技是以每戰輒勝一敗便不可支匹夫之勇獨當一面可耳何足以爭天下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曰舜目蓋重瞳子

舜兩眸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與是謂重瞳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

仁集一

十八

言運史記神
三年五年心見
與亡之易俱閑
鏗

又曰過矣謬哉
文相喚應漢書
改過失陋矣

將五諸侯滅秦五諸侯謂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
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關懷楚皆關謂背約不主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
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
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
國。身歿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張泰復曰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于天者
有在尚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知自責耶

高祖紀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質厚也忠之敝小人以野少禮也故

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多威像如鬼神也故周人

承之以文尊卑之差也文之敝小人以僂一作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

故救僂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然終而復始周

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哉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

服黃屋左纁纁長陵

趙恒曰秦政不改而以反酷刑法為言則漢興承
敝易變在急除秦苛約法三章後乃作九章言矣
下文朝以十月云云皆救僂以忠事也朝以十月
因秦之舊也車服黃屋左纁天子之制未備者多

委雅陰曰白虎
通云三王之有
失故主王教以
相指受夏人之
王教以忠其失
野救野之失莫
若敬殷人之王
教以敬其失鬼
救鬼之失莫如
文周人之王教
以其失薄救薄
之失莫如忠繼
周尚黑制與夏
同三者如循環
周則復始旁則
反本
王維禎曰此論
只言沛公能安

訂漢史記神駟

秦苛法得天之
統故有天下此
本論也

刑罰罕用則罪
人是希矣民務
稼穡則衣食滋
殖矣所謂天下
晏然也而政乃
不出房戶幾乎
女中堯舜也紀
中詳王諸呂之
事而贊乃云云
紀與贊互見功
罪不相揜

矣長陵之制太抵朴畧皆為艸創未脩也此言漢
初非改正服制禮樂之時也文帝論則不然矣

呂后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孝文紀

孝文躬修玄默
恭儉慈仁之治
庶幾闕又淳又
太史所紀其文
字亦與時政氣
象相似

漢書云嗟作喋
喋履也謂履涉
之

大牙言封子弟
境土交接若大
之牙不正相當
而相銜入也
磐石言其固如
磐石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
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諫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
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嗟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
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宋義孫也
進曰群臣之諫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
人人自以為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
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
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

訂漢史記神駟

二集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二句破尽太尉左袒右袒之謀

直德秀曰史稱止曰皆帝自為之其除收拏及肉刑求直言除

誹謗祠官寺詔皆爾雅深厚有典故氣象

拏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

按謙字當如大學自謙意辭

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吕太后之嚴立諸吕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吕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拏朕甚不取其謀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拏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

陪輔也
文帝欲行上代
官天下之事但
非出於中心之
誠也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也。徐之有
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
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仁惠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
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
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
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
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
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

此以德與不德
治與不治為眼
目

未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
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為其國祖。子孫
繼嗣世又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
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
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
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
見于天。留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渺之身。託於兆

憫寢視不安之貌外人之有非謂夷狄邊患也

遺猶留也財宜與統同置驛也

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故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

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又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未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

木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堯作之橋梁交午注頭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

緹縈名也緹音提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矣。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歿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矣。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

言及言不馬

畫衣冠二句刑
法志云五當畫
衣冠而民知禁
犯黥者早其中
犯劓者丹其服
犯贖者黑其體
犯宮者雜其後
大辟之罪殊刑
之極布其衣裾
而無領緣投之
於市與衆棄之
肉刑三黥劓二
左右趾合一凡
二

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儻而民不犯
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
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欬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
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
夫刑至斷支體刺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
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
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

登音禧福也

德薄不能遠達
即上文不能遠
德也此一篇主
意
中外之國二句
應上四荒之外

廣增諸祀墀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
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
官祝登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
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
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
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
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
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
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

二集

廿四

遣使者應上遠
達諭朕意應上
諭吾內志
軼音轍

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
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
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
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象。
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孝景紀

論七國而以一
言斷曰諸侯太
盛而錯為之不
以漸也則其初
之過制與后之
當抑損而不善
其見非后世史
筆可及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
憂異姓。而晁錯刺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
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
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六國年表序

此表周秦為經
周存則周經周
亡則秦經故但
言六國而不數
周與秦也不云
年表者即叙論
中秦既得意燒
天下詩書云云
其父畧不具也

太史公讀秦記索隱曰即秦國之史記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
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
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
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疆正義曰疆立旅
祭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文
名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文
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營岐雍之間。而穆公
其神。夜光聲若雄雞。命曰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
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
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
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

此段言六國攢秦及秦之盛而卒擯六國非其形勢便利者天所助而然

論秦之德象二句言秦之所謂德象猶不如魯衛之所謂暴戾也

秦始小國云云至自蜀漢言秦始見擯於六國而卒并六國者非以德象亦非以兵力乃雍州之地形勢便利

若天之所助下異三代與漢之興也非又云云者言非特地形乃天意也或曰東方以下正是形勢便利若天所助之証

此表起周元王元年春秋迄元王八年

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

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

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

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象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

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又險固便

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

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故禹興于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之人也湯起於亳周之

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

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

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

具然戰國之權愛亦有可頗采者何又上古秦取天

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太索隱曰以言人君制法當

則其功成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

而倍變相類諫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

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用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

耳食無異索隱曰按言俗學淺識舉而悲夫余於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

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六國具為秦所并故以讀秦記其端自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云階端見矣其時襄公救周甚力周賜之岐以西之地也及文公踰隴云卜居雍之時也穆公東竟至河晉獻河以西之地也此皆論秦之險固便形勢利其強有漸如此是後陪臣執政以下至自蜀漢言六國固以無德義而壞而秦之暴戾尤甚乃由地形便利以下又言諸侯史也與上襄文穆相應秦既得意以下又言諸侯史記焚滅唯秦記獨存難畧而有可采者何又上古以終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及秦取天下至篇終則申言以繳一篇之旨漢文多此法其曰取天下多暴繖前恭戾後仁義及不如魯衛恭戾之語也曰世異變成功大繖前六國盛衰更變而秦之卒并天下也曰不察終始者又繖秦記可采何又上古之意也曰興壞之端則合秦與六國而為法也

秦楚之際月表

秦楚之際秦則二世王子嬰楚則陳涉蒙帝典項籍也表以秦楚為經七國為緯也
煊古禪字三嬪謂陳涉項氏法高也
受命若斯之丞對下一統若斯之難
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子者常昭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恐未是
以德若彼繖震夏湯武用力如此繖秦襄始皇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撲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行象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論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而德之以一統
之誰而今之並
者以有秦為先
驅以除去其所
難耳驅除難之
難字從本音讀
典上難字相應
維萬世之安謂
訂度令萬世安
也憤發句指漢
高祖高祖起布
衣卒傳之天位
故歸之天授大
聖言非人力之
所能為也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業起於閭巷合
從討伐軼於三代卿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索隱曰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適足
以資後之賢者即高帝也言為之驅除患難也
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
曰聖人
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于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
曰高
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
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高祖功臣年表序

始未嘗不欲固
其根本承上文
封爵之意而
枝葉稍陵夷衰
微起下文子孫
驕溢意曰察其
守封曰所以失
之申固根本及
枝葉陵夷之意
異哉所聞奉古
慨今以世異一
之語脉
豈非篤於仁義
奉上法句典下
文身無競又於
富世之禁句相
對以明今之所
以失者則以其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代墳日曰閔封
爵之誓曰使河如帶秦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
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
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
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厲三代千有餘
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漢高祖功臣百三十
七人兼外內及王子凡一百

不鏡古篤仁義
奉上法也上篤
仁義則無綱少
密之苛下篤仁
義而奉上法則
能鏡又當世之
禁而不坐法亡
國亡矣故下曰
居今之世志古
之道所以自鏡
也

古今二字訣貫
全篇語脉

觀所以尊寵二
句終固根本及

枝葉陵夷之意
不當世得失之
林一句又終篤
仁義奉上法及
身無競又當世
之禁之謂能鏡
古以奉法得也
無競又當世之
禁而坐法失也
此為關鍵開合
極密

四十三
人受封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

者十二三
言十分總
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

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

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

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正莽曰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

鄴終根陽河侯齊仁戴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周

亦少密焉然皆身無競又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

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未

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

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

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

以覽焉

此因讀高祖功臣侯而有感於古今之異言古之
諸侯千餘歲不絕何今時之不然古之時諸侯尊
於仁義奉上法今世不能謹於當世之禁坐法而
隕亡也網亦少密焉然皆身無競又於當世之禁
云二意網之少密未及盡同于帝王各殊禮而異
務也身無競又於當世之禁要以成功為統紀也
上句以在上者言下句以在下者言又上之少恩
非人臣之所當謀當世法禁乃人臣之所當尊又
寵廢辱皆有其由得失之法禁具見表中而所聞於
古者不足為異矣故以何必舊聞與上異乎所聞
相應觀以成功為統紀句則下表言更美
以仁義成功之著者為褒之意寓于中矣
此表以國名侯功侯第為經而累朝年所為緯錯
綜而不亂詳悉而不繁一更上諸體而愈奇下二

言選史記神馬
同姓九國親又
之義也
異姓功臣直勞
之義也
自雁門太原至
隕身亡國言大
者或五六郡連
城數十則過於
周之四百矣

者九國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九國不數吳蓋以長沙異姓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故言九國
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

武王用主父偃
言而下推恩之
令

自天子觀於上
古至各得其矣
言其後抑損之
則諸侯微而王
室之形勢強矣

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牀邪臣計謀為淫亂林音誓訓習也言大者叛逆小者不執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梁分為五趙分為六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適音宅或作過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行漢書卷之九十四

蓋損之時雖應
前過損二字其
意則以漢初之
強庶孽者為益
後之抑削者為
損

諸侯間大牙相臨錯謂交錯相御如犬牙相制言犬牙參差也乘其阨塞
地利疆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
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
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膺當也秦音舒
徵音澄按詩稱
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非如齊桓
趙武靈秦繆公
吳楚之君之為
也不法三代而
效楚桓秦穆公
諸人好大喜功
以致封爵之濫
俾於祖考勦業
開基之時蓋徵
詞以訊之也失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代東甌請
降二夷交侵富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俾於祖
考矣何者自諸書稱三代戎翟是膺荆舒是徵齊桓
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又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
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
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
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之封爵與漢初功臣異矣何太史紀之
曰七十二國褚氏補餘四十五國何還功多若是

耶中國一統而馳志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不知費幾萬生靈能成此封爵也惜哉

天官書

管子曰日掌德月掌刑星掌和暈日旁氣也音調災眚也徵也

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運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是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禮書

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依稀眇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正義曰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群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所為哉是美善盛大衆多之德也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佐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摠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有金路以金飾諸木毛傳云錯衡文衡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

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蓋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為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畧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

枯草也皮弁布裳周禮曰王視朝則皮弁之服正象

為席也朱絃洞越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太羹玄酒大羹肉湆不

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彫謂彫飾也言彫是

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

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為序昭穆也既

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齊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

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

援韓非子曰子

夏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

戰勝故肥曾子

曰何謂也子夏

曰吾入見先王

之像則榮之出

見富貴之樂又

榮之兩者戰於

中未知勝負故

懼今先王之義

勝故肥是以志

之難也不在勝

人在自勝故曰

自勝之謂強

自孔子曰必也

正名至痛哉此

段意重痛古禮

之不復見於今

而微言絕也

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

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

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

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

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

朝君抑臣朝廷濟又依古以來禮儀尊君抑臣朝廷

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

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

大抵猶大畧也

言是又言社馬

孝文紀云上身衣七繡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帟帳不淨文繡治霸陵皆以瓦器是躬化節儉謂何嫌耳不須繁禮飾貌也

齊孝王狐疑城守三國兵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故不言七國

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叛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與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

按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出荀子禮論之文中間治辨之極也至刑錯而不用一段荀子議兵篇答陳罈之文後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終篇亦皆禮論之文乃斷至矣哉之上加大史公曰此小司馬訊其率畧無陋其為諸少孫補明矣

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迺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蒨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疏謂窓也服虔曰簣謂之第故禮者

天子如此則非
天子可知所謂
辨也見得恭中
又有辨

緩車則声中乎
武象驟車則声
中乎詔護

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
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
所以養體也。正義曰：謂蒲華為席，既潔且柔，側載臭
篚，所以養鼻也。側邊側載置也。臭，香也。臭，篚荀作澤
於左，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鸞在衡和在
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步中武象，驟中詔護，所以養
耳也。武，武王樂也。象，武舞也。詔，樂也。護，湯樂也。正
於詔，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交龍，龍也。寢兒，持虎。鮫韃，寢
一以兒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
軾，故云持虎。鮫韃者，以鮫魚皮飾，又馬腹帶也。
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為龍，此皆王者服御

此段見禮制之
下可已也。議論
甚高，且四用詁
知字，四用若字
者，文法亦奇。

荀子以氣為性
故云情勝

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言人誰知夫志士
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
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為見，不能見危致
命，若者又刑戮及。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
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
所以養情也。正義曰：此四科是儒者人苟生之為見
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
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此四科是墨者無故聖
人一之為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為情性，則兩失之
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

由其道則行二句以道字代禮字即禮記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意是篇中血脉

者也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是儒墨之分猶等治
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自此以下皆是儒分之功也
為疆而且堅固其本也正義曰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導天下天下伏而
歸之道故為威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功名之總也導之故為功名之總也
公由之言由禮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
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
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
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宛之
鉅鐵鉅剛也施鑽如逢蠶鑽謂矛刃輕利粟速邀疾也
卒如燂風燂風疾也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馬莊躡起

此段應堅甲利兵不足為勝

楚分而為四驕楚將之名言其起參是豈無堅革利

兵哉參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堅甲利其所以統之者

非由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汝穎江漢

之險阻之以鄧林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

固也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駟謂鄧緣之以方城

林後遂為林名按鄧林在楚之北境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

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

也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鄢郢楚地是豈無固

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

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言無

此段應嚴令煩刑不足為威

此段應高城深池不足為固

言選史記補

楚人鮫革犀兕

以下至此非其

道故也言不由

其道則廢

此反應堅甲利

兵

此反應高城深

池

刑

此反應嚴令煩

刑

古者之兵至此

由其道故也言

由其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則

行二句搃結上

文以應前二句

殺一人刑二人

而天下治則當

待帝堯之以禮

為尚隱然可見

禮者反其所自

始故以天地者

生之本數句起

議論善反始之

意

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
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誑。城郭不
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
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言明儒墨之分
使禮義均等則
下應之。如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
影響耳。命者。然後俟之以刑。然後待之以刑則民之罪伏刑
矣。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
知臯之有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
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
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

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
之本也。類種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
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偏亡者亡故
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
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
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大夫士有常宗。為祖。繼別為
宗。百世不遷者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
乎天子。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夫餘并不合祭。社。至于
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當時也。社。至于
諸侯。言天子已下至函及士大夫。函。謂包容。諸侯以
社。故禮云。大夫成羣。立所以辨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

按大戴禮作道

及上大夫道亦

通也

仁集一

三八

特牲而食荀子
作持手而食

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
 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方十里其中六
十四井出兵車一乘
 此兵法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干
士皆有廟天子七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始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
封之者必為其太祖
 曰庶人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
 饗上食侯祖上腥魚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
為祖實不臠熟之也先大羹
 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
 飯稻梁祭齊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
 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
 太隆兩者貴本親用也太一者天地之本也得禮之
文理是合於太一也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

一是禮之故尊之上玄尊也皇侃曰玄酒水也上古
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
 太盛也故尊之上玄尊也皇侃曰玄酒水也上古
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
 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也存古禮尚用水代酒也
 一也樽之上玄樽也樽之上玄樽也
 是為利爵祭初未行無美爵故不啐入口也啐
是為利爵祭初未行無美爵故不啐入口也
 俎弗嘗也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
卒哭始後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
 三宥之弗食也禮祭必立宥以勸尸食宥三飯而後
止每飯有宥一人故有三宥既而後
 尸故不大昏之未廢齊也
 告鬼神是婚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
 禮有齊也此五者皆以禮之初始質而未
備亦是責本之義故云一也
 也禱謂車蓋以郊之麻絕音免亦作冕周禮曰冕
素帷亦質之也
 素帷亦質之也

言邊史言神

言邊史言神

言邊史言神

倡蕪歌句者三
嘆三人後嘆膈
縣鐘格也不擊
其鐘而拊其格
不取其聲亦質
也

語曰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
冕禮也曰大功已上散帶也索隱曰大路句已上三事相
似如一故云一也散麻取其質無文飾亦貴本也
年哭之不反也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清廟謂作
一倡而三嘆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索隱曰大
瑟而練失其絃又通其下孔使聲濁且遲上質而貴
本不取其聲又自三年已下四事皆不取其聲也
凡禮始乎脫脫猶疏也成乎文言禮成就也終乎稅音稅
禮作終于悅人情大戴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
勝或文勝情其下復情以歸太一言其下情文俱失
是歸太一也初復禮之本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
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

太史公以下文
多類于書中未
而太史公所自
為文往又跌宕
道心而此獨簡
右豈太史公之
才本發幻百出
采荀卿言為禮
書輒舉登之耶
按荀子禮論以
為上則明下繼
之曰萬愛而不
亂貳之則喪也
禮豈不至矣哉
云褚少孫乃
除此二句并禮
豈不三字而加
太史公曰殊無

則順以為上則明正象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
明也禮書之太史公曰至矣哉論之意盡言禮之損益以結
論也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禮之殺復情始終
順以歸禮之盛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始終
相應禮始於脫畧終於稅又亦殺至文有以辨言禮
文能辨尊卑至察有以說益委曲情文足以悅人心
卑貴賤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
不能則也小人猶庶人也則法也言天下士以上至
危亂庶人據於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
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深矣雖有節子堅白同異之辨
而弱言禮之貌深矣雖有節子堅白同異之辨
明察入於禮象之中自然懦弱敗壞之禮也

言選史記神馬

謂弱首作溺望苟
喪揚諒曰以其
深故能便堅白
者溺以其大故
能使擅作者喪
以其高故能使
暴慢者墜

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言禮之貌信廣
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於禮象之中自然成淫俗褊陋之言
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言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
暴慢恣睢輕倍以為高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倍之人故繩誠設則不
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衡稱也規矩
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
詐偽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
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
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
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易輕也謂之

天高地下日月
明應前天地以
合二句而四時
星辰在天地之
內矣廣大無旁
應江河二句聖
人應好惡二句
五極字應立陰
以為極與札者
人道之極句相
喚

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言人以得禮之中人
之能思慮又不輕易其禮謂之能堅固天者高之極
也地者下之盞也日月者明之盞也無窮者廣大之
盞也聖人者道之盞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
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
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
行而雜禮之中流也言文飾情用表裏內外合於儒
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中謂情步
驟馳騁廣驚不外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戒省
戮邪惡則不棄於禮義矣三皇是以君子之性守宮
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騁也

言雖馳騁不出
于隆殺之間

上致其隆至守
宮庭也正見惟

言選史詩神駢
盈而曰減損者
亦有節之義此
太史公有傳授
之言

雖退正樂以誘
世謂退而正樂
以誘人於正樂
即所以雅頌得
所洋又盈耳刪
詩三百云也

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
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
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噉音斗擊
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
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
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君亦辟也名顯隣州爭以相高
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
五章以刺時家語云孔子唾季桓子作歌引詩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苑敗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此是五章之刺也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
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又二世尤

李斯既導秦焚
詩書此又以放
棄詩書為悞乎
抑其附指詩書
乃刻石刑名之
類也言其下
輕積細過甚妙
凡惡又始於微
也

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盡意聲色祖伊
所以懼也祖伊諫殷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
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
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悅不通解澤
不流言非此樂和適亦悅樂之
不通散思澤之事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
之樂何又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
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按過沛詩即大風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今語詞侯亦語詞沛詩有三分故云三侯
沛詩以四時歌儻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
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按禮樂
志安世

按樂書自凡音
之起至篇末子
貢問樂皆樂記
全文其間次第

禮太師執同律角則軍擾多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
以折軍聲之說傲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
蓋宮屬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吹律合宮音故軍士和也
商屬西方金主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
也徵屬南方火主慄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主
幽暗故兵弱少威明也

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世
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
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
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
帝伐之故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
吳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
夏亂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曆上與宋述興述廢滕
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
而齊用王子子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又信卒

豈與二字直管
至等共作一句

以尊寵榮顯與
寔辱失守侵犯
削弱相反便見
武可用而不可
劣巧而順則為
王霸拙而逆則
為桀紂與秦

夏桀至不息也
言劣兵之害以
其用之拙而行
之逆也

霸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
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
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寔辱失守小乃
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
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
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
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
地謂三十萬備北關五十萬守五嶺也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怨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盡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其得之

自高帝至末言
偃兵之效而以
和結之其意深
遠矣

此律書也何以
兼言兵按周官
執同律以听軍
聲詔吉凶兵之
資乎律尚矣史
遷雖兼言兵而
所重在律宋儒
陳永嘉謂其知

制律之意蓋皆
其言兵也蔡西
山謂自太史公
之後即無識其
意朱子亦謂太
史公之法可推
蓋其言律也其
非兵書也諸先
生所補明矣

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番
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諫
曰南越朝鮮時朝鮮地王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
且擁兵阻阬選孺音軟觀望選孺謂動身訪高祖時天
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
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
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
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又慄又恐事之不終且兵
凶器雖克所願動心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

勞民不可頌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
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
外北陞為功多矣且無諫軍故百姓無內息之繇得
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烟火萬
里可謂知樂者乎一斤約法者禁而不執逐利之民
太史公曰文帝時謂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
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
至井市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
邪

平準書訊橫欽
之臣也貨殖傳
訊好貨之君也
太史公之旨十
載而下有趙訪
知之懿哉
自武帝有與利
之愆今日禁蓋
明日置平準留
意于錐刀之利
而不自知子長
欲箴其失故作
平準一書往又
指言私羊致利
之由子長之意
深矣

里河謂味樂者乎
自外田補天下無富粟在十鎰鎰即輿水火獸火萬
快其劉為也矣且無藉軍姑百致無內息之結野
日忘之令未稍離弱而且望豐新語味而對村寧
軍吏無也數月父子荷其日久期常為便心則無
幾月不何價姑不以為意期豈自謂捐今也效山對

平準書

平準書訊橫欽
之臣也貨殖傳
訊好貨之君也
太史公之旨十
載而下有趙訪
知之懿哉
自武帝有與利
之愆今日禁蓋
明日置平準留
意于錐刀之利
而不自知子長
欲箴其失故作
平準一書往又
指言私羊致利
之由子長之意
深矣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
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
不能具鈞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齊等無有
貴賤故謂
之齊民蘇林曰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
無有可蓋藏也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
食貨志曰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
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漢書糶字作躍謂物
踊貴而價起有如物
騰躍而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贖曰秦以一鎰
起也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一斤為一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

湯沐奉養不領
于天下之經費
而轉漕又少可
見漢與寡幸而
富饒以為後廣
漕與利之應

按英錢重五分
民間名曰榆莢
言如榆莢之薄
也

故吳鄧氏錢布
天下句結前語
意鑄錢之禁指
武帝嚴錢禁也

益造苑馬以廣
用謂增益苑園
造廐而養馬是
軍國之用也此
句結景帝事下
句指武帝宮室
之脩由此日麗
也

將言武帝耗財
必先言其富以
為起端後之衰
皆反此轉應

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

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

井邊貨賣故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

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一云車運曰轉水運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

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按即訓

出銅之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

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

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又得至大庶長

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

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

長各以多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謂增益苑園造廐而養馬以而宮室列觀

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巨萬即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又相因克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

自漢興七十餘年以下乃物盛而衰之証以府庫言之漢興後約蓄積至武帝初陳腐首朽可謂盛矣後乃外爭四夷內興工役以耗費之而府庫空虛以民俗言之漢初家給人足醇厚後乃騷動勞弊漢初賈不得為吏後用之而吏道雜如此之類亦

其盛衰之變也故錯綜言之而歸其罪於漢助未買臣唐蒙司馬相如王恢等也朝鮮番名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威之與利之臣如弘羊孔僅之屬平準書先叙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微寓于武帝叙事之變躰也農工商交易之路通云幣與馬帝王之時與

牝者。儻而不得聚會。皆乘父馬有牝馬問其間則守相隄齧故斥不得出會同也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長大而專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度氏是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恥辱焉。當此之時經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直故曰武斷也宮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耒東甌事兩越。南越及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

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騖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搔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抗弊故行巧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泉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

后也一也然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具為朋故
帝王用之則為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
禮象防于利后各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世用之則為先詐力后仁義所謂不奪不廢也
本書止斷自芸初故論贊上自高辛下至秦而
又足以震夏之幣金為三品云云皆所以足本
書之所未備也于是外接四夷則為當代而言而直付之於盛
衰始終之變與上文物盛則衰云云之反也句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又所以為治而稍陵
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
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又之齊顯成霸名魏用
李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註

相應其詞若憾然

未叙秦皇生事耗貨故生之愈急而財愈不足
扶用王所以寓訊于武帝乃作書本意

以富者不佐縣官故曰告繆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既元異又曰昌

力而賤仁象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
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
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
夏之幣金為三品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
或布布於民或刀名錢為刀者以其利于民也或龜貝及至秦中
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二十兩為鎰為上幣銅錢
識曰半兩重於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
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
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
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

詩史記神駢
焉不平之意見
于言外可謂曲
而有直体矣

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

封禪書見武帝之欺平準書見武帝之窮人說武
之意不待武帝紀而封禪平準之書盡矣

臨于海
外
未始秦皇

長之帶金為三品
黃如白如赤如
而蘇因於然
百萬而貧者
而與之素夫富而
而與之素夫富而

中國之虞與荆
蠻句吳兄弟此
句亦不苟下益
深美其至德不
夷吳也閱覽博
物四字甚當

吳太伯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德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迺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羨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論太伯之德而繼以季札之仁心慕羨無窮言不
媿乃祖也

燕召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其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北迫蠻貊內措齊晉措文襟也崎嶇疆國之間最

論燕於姬姓獨
後亡而歸美於
召公之列所謂
有道之長也

仁集一

五七

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
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衛康叔世家

論意言禍起婦
色與晉中生事
同或父子相殺
云云言因婦色
以相殺城而不
知戒何哉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嬖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
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宣父為太子假取齊女見其好自取之生壽及朔
夫人與朔共譏太子宣公乃使太子於齊而令盜
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句旄者
殺之壽告太子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辱
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殺之壽已死而太子假
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及以報宣公

楚世家

此段叙陳軫却
楚師

令尹尹中最尊
故以國為言猶
如卿子冠軍然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
移兵而攻齊又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又王曰為
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
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
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
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
臣請得璧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又先成者獨飲
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飲曰吾能為之足及其

訂選史記神駢
設譬得甚奇

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名耳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羅鷲騏音其小雁鷲音龍野鳥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本然秦而先發之以樂者欲言之售而以以投之也

二段閑論六國若不知有秦者然意思何等含蓄言王朝張方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知則河北中國之路

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鳥有青首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而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右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兩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績收也謂膺擊邾國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蘭臺飲馬西河定

訂選史記神駢

仁集一

五三

言此史言神馬
向東南斷絕而
韓上蔡之卻自
破壞矣復遠射
雅立開城之東
便解散魏左肘
宋州而外擊曹
定陶及魏東之
外解矣則宋方
與西即並奉
長城之東收二
句言從齊州長
城東至海太山
之北黃河之南
盡奉收於楚
結境於趙言得
齊地約結於趙
為境界定從約
也北達於燕言
齊晉既復取燕
不難也北達言

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
出寶弓澹新繳繳以石傳弋澹射噶鳥於東海還蓋長城
以為防蜀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謂遠也
以為防蓋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
為防也朝射東莒少昊夕發淇丘夜加即墨顧據午
道頤反也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壯舉矣西
結境於趙而壯達於燕三國布砥音翅三國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壯遠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
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
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頤病則秦魏之勇力

四通無所滯碍
也
此篇中曰可得
而有曰可一旦
而盡曰可得而
復有曰可得而
一文勢前后錯
綜易諸國者正
所以難秦也

按白公怨鄭殺
其父故報鄭見
晉伐鄭建使子
胥往救因怒而
殺殺子胥并劫
楚王子胥怨楚
殺其父遂將吳
兵伐楚鞭平王

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
澹新繳涉鄙虞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
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垂頭中國垂頭猶申頭也處旣
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
招而夜射也故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
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
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
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

丁巳年己申句

仁集一

五四

此武公麋鹿骨
楚而楚不敢圖
周見戰國策

共主世君俱是
周自謂也

此昭子猶知有
尊周之義

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容以伐秦。又聞之。發兵未伐楚。又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又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楚謂九鼎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眾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

此段與王孫滿
之對楚子意頗
相似
夫危兩周云云
弱矣三川兩周
之地韓多有之
言厚韓也楚取
兩周則韓及弱
楚方城之外言
韓強又弱楚也

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西周，以塞鄒魯之心。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於交絕於齊。齊楚本與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言韓強兩周以厚三川。言厚方城之外，又為韓弱矣。言韓強外也。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

禹又倍也

辭極峻嚴足以折其陸梁之勢

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以牙爪為兵而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譬楚伐周收祭器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攻易而利於防身也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詛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傳器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謂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又非貪以高世主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罷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越世家贊

大禹勞心焦思，勾踐苦心焦思，范蠡若身戮力，皆見別紀世家，中致贊語如此。

太史公曰：禹之功太矣，漸九川漸者引進通定九州道之意也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疆吳。壯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餘烈焉。范蠡三徙，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按禹本紀言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苦身焦思此言苗裔勾踐云故言有禹之遺烈也范蠡亦然有是君有是臣故曰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此越勾踐世家之所以詳附范蠡者也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若身戮力云浮海出齊若身戮力云三遷皆為若身戮力與上言勾踐若身焦思相應此越世家大意也故贊語亦云

齊太公世家贊

叙齊之盛以太公桓公並奉文
字奇絕更精美
可愛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於海膏壤
二千里。其民潤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名稱霸。不亦宜
乎。洋又北固大國之風也。

齊桓公並奉文
字奇絕更精美
可愛

武靈王曰。天下不能復從
大史公曰。禹之世。大矣。陳水川此之意也
神首長其意也。武靈王

趙世家贊

趙世家

房子趙州縣也

夫有高世之名
二句是一篇大
主意

武靈胡服之意
與高弱冠之
意同
以簡哀作眼目
罷戰國策作劣

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伐。北至無窮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黃華山名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
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
郭狼。敗林人。即林胡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
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
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
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
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
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

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

武靈王胡服騎射其所北却林胡樓煩并中山

猶舉為弱敵。我為胡服敵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

以西通云九原以現秦可謂英

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往古指簡襄夫有高世之功者

武矣惜也不幸中阻至于而立

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驚民隱逸

公子分王其地逐亡沙丘宮悲夫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又議寡人。柰何。肥

舞有苗謂舜不用兵而舜才羽亦異於俗禹之袒裸亦非中國之禮也

表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公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

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又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止至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

詞藻爛然可誦然不足法也六

詞藻爛然可誦。然不足法也。六

行政先信于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止至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

詞藻爛然可誦然不足法也六

詞藻爛然可誦。然不足法也。六

言遇史記相身
朝人不善孝之
故流為對偶之
病而文無氣矣

自中國至行也
似周官大司徒
文

按兼行言以中
國為有兼有行
也二字用得奇

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
之羨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
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
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
聖之所教也仁羨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
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羨行
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
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臣以
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

公子成之言甚
當

按錯臂孔衍作
袒臂謂右袒其
臂也愚謂既言
文身則畫臂為
復恐孔說是錯
或袒字訛吳世
家斷髮文身應
劭註當在水中
故以象龍子不
見傷害剪字戰
國策祚被大吳
一作大戎
儒者一師宜俗
之同也中國同
禮宜教之合也
然禮異而教離

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
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
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錯臂亦文身
謂以丹青錯
畫其背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
玄曰雕題謂刺其肌以
青丹却冠秫紕秫紕言其女功
絨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
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
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
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
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
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

丁丑年九月

二集

五九

言史記禮馬

則禮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無舟楫將何以守反言也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不塞者志在遠畧

騎射之備三句此武靈王交胡

服本旨

禮莫大於承先故聞敬繼簡袞順先王而服從然而胡服非訓也不胡服未始不可強國騎射

商君傳與此多同然商傳文法古簡此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王恢說伐匈奴亦問米

丁巳年五月甲子

公馬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

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亡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趙俊。周紹。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冠器械。各便其用。

二律

三

言曰史言禮馬

其敘語

反古之說皆鈞

金與羽之類古

所謂以辨言亂

曰政也

按鄒魯好長纓

是奇服也服非

其志皆淫僻也

而有孔門顏冉

之屬是豈無奇

行哉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又古聖人之與也不相
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
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
也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
奇者豈無一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
而斷又衰亂奇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方
行實多故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且聖人利
吳越無秀士何得延州未及大夫種之屬
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
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貧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貧者
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識也遂胡服騎射

此一段敘事如
身于其時者安
得不動人目

太后惠文王后

長安君惠文后

之少子成王弟

也

左師觸龍言長

安君為質擯去

戰國數字便高

以已病是因恐

后体有若亦自

怨及人也

食得母衰句承

侍輦句問未故

下文謂已不故

行乃強步然後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
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又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迺
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
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
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
也故怨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侍輦而行曰食得母
衰乎曰侍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
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

丁丑三月五日

二集十一

六

言選史言和馬
嗜食也此以強
行和身之意微
諷出質和國之
意何得巧妙

異甚異於丈夫
而有甚焉

燕后太后女

觀此老臣窃以
為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語
微詞諷諫不激
不隨卒能有濟
宜矣
夫意於燕乃反
耳故祝之勿使
反也

和之色少解左右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臣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
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念愛憐少子乎對曰
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
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按燕太后不肯
以少子質齊因
陳翠愛少子之
說而許趙太后
不肯以長安君
質齊因觸龍愛
燕后之說而許
此雖兩臣之善
諫足占二后之
聖明

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安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臣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又兵乃出子羨聞之趙賢曰人主之子骨肉
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

是何也以下指言秦亡韓之後又不伐楚趙之故前年秦韓相攻關與而趙奢破秦軍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宜扼楚之險塞也

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又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又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關與之事先時趙奢敗秦軍於關與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宜扼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上蔡召陵並在陳州西左字疑衍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又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秦固以下直指秦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按秦後引何灌而霍大洪竟不出信陵之料

氣勢激昂映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又又危矣秦有許國魏地可無害矣

矣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懷城有茅亭刑丘各邑城堽音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成臯屬鄭得垣雍垣雍城屬魏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又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其伐韓以成過失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群臣異故惡秦之欲誅之久矣誅國策作許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葉陽昆陽屬魏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酒聽也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屬韓在魏國之南故言南國國無害已謂魏豈無害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

異日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維州屬韓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緩並魏地也又况以下直說韓亡則魏受秦之伐又列

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也。林鄉地名言自秦伐今林鄉以未至於今也秦七攻魏。五入園中。戰國策作園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魏臺邑名魏臺邑名。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又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

講也識猶知也

見故以下絕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韓以為利

是時秦欲以韓上黨故秦食其他使與魏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游上黨往未嘗專為韓而已執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元也

仁集一

仁集一

六五

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秦以兵撓韓欲挾之割地以講和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雁行以次進也楚趙又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又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言韓以質子入趙則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又效之效猶致也謂致效地於魏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共甯二縣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又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又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又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向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大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子以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正

大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又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哉

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

孔子世家

此與家語在厄篇畧同然中有增減詞更爛然有章

此段以吾道非耶一句為綱領孔子以是試三子乃由疑其未仁未知而賜欲其少貶惟回迨于二子而曰不察何病蓋有愠心者二子而回則洒然矣故夫謂人不使通行而困窮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耒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謀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警使仁者而必信安

言史言社馬
子欣然而笑
字相應吾為
爾宰雖大子戲
然與之之意自
見

顏子不容何病
之言想其胸中
何等開豁何等
洞達直是八荒
我闢氣象故夫
子相笑曰誠有
如此也家語无
使汝多財之句
義心誰通關之
可也

觀此替太史公
尊孔子蓋矣班
固訊其先黃老
而后六經何与

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
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
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為稼而
不能為穡。種為稼
歛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謂順
人意君子
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
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
孔子曰。回。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
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

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
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
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
也。為爾主
財言志
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又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
得免。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孔子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
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孝者宗之。自天下侯王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辨也而言不行
 於定哀謙也而見惡於子西仁也而取仇於桓魋
 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
 以濟天下而不待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信
 于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縫於俗聘七十國
 而不一獲其主馳驟于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門其不遇若此及其孫子思希聖裔莫不結駟造
 封已養高執動人主其師遊歷諸侯莫不結駟造
 門猶有不待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室者
 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偉德比
 之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
 貴賤時也

外戚世家

桀伐有施有施
 人以其女末喜
 女焉有娥國各
 其女簡狄吞燕
 卵而生契紂伐
 有蘇有蘇氏以
 妲己女焉姜原
 帝奢上妃履太
 人崩生后稷太
 任文王之母幽
 王伐有褒有褒
 人以褒姒女焉
 姒是其姓褒國
 名即危蔡之子
 褒人育之而女
 於王
 春秋訊不親迎
 索隱曰公羊紀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娶塗山而桀
 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簡狄生契紂之殺
 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姜原生后稷而
 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閔睢書美
 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
 用唯婚媾為統又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
 之統也以言若能生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
 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
 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

裂繻求逆女傳
曰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訊也
何訊尔始不親
迎也
子姓謂袁孫也
叙述歷代有功
有戒正論也而
迂終婦之命焉
然則呂氏之伐
其殘出於天非
人乎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謂夫婦親愛之情，誰君父不能奪之。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褚先生曰：乃改太史公之目，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要之知道，女不又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賢，入朝見嫉。美女者，要女之仇，豈不然哉？

田敬仲完世家贊

此贊蓋謂太史之占懿仲之卜也。兆田氏之與而所以殺君專政者，非盡人事也。太史公信識諱之左氏，故為此等議論，然非所以為訓。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又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爻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完奔齊，齊懿仲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又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占其昌，並於正卿。八占其後，莫之與京。卒妻完，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傷子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執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

替休既然，未必比閔天散宜生，或

言史記相馬
訊其無謂不知
太史斷請何謂
特咄又語正在
此等不然何不
曰每太公望同
功

按黃老云非工
道然休息廢獲
猶得政体太史
公豈非專進黃
老者哉

故吏皆以錄又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
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
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替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謂言極然百姓離
秦之苦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替

物謂精怪及藥
物也
老父以書授子
房父后化為黃
石
魁梧立虛壯大
之意
索隱曰子羽澹
臺威明之字也
仲尼弟子傳云
狀貌甚惡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
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
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
吾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

本好黃老句言
知謀之本

生
結句盡陳平一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世家贊

亞夫絳侯之子
文帝封為絳侯
按細柳軍威重
也七國壁堅忍
也
守節謂爭粟太
子不封王信徐
盧畢不遜謂預
尚席取著不對
制獄是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
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彊守
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刺史記神駒一卷終



